



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协办



爬山下井 掌握矿山第一手资料

——记市安监局监管三处主任科员陈震西

□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/摄

大学一毕业就来到北京市安监局工作，在安全监管战线上拼搏奉献12年，爬过矿山、下过矿井、出过事故现场、到最基层挂过职、与危险化学品相伴……这些经历让陈震西从一位被矿主恐吓到心慌的意气书生，成长为一名业务过硬、善于沟通、敢直面困难和危险的安监干将。“很有幸和安全工作共同成长。在干的过程中，逐步融入其中，对安监工作也有了深刻的感情。”陈震西和其他优秀的首都安监人一道，为北京的安全发展保驾护航，深感责任重大、意义非凡。

每天五点起床 爬七八座山调研

2005年大学毕业后，陈震西来到市安监局监管一处。当时，正值国家安监总局要求对非煤矿山实行许可制度，需要大量的基础调研工作。“北京周边的矿业开发秩序非常乱，全市的非煤矿山有600多家，都在远郊区县、交通不太便利的地方。”陈震西说。

虽然现在已成为矿山方面的专家，但文科毕业的陈震西当时对矿山完全摸不到头脑。于是他白天跟着领导和同事到矿山实地调研，晚上回家继续研究图纸、自学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程。

陈震西当时租住在陶然亭附近，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，赶最早一班公交车，才能保证七点准时到北五环和同事们集合，再一起坐车一个多小时到远郊区县的城区，再走一个多小时山路，才能保证9点多到矿山开始现场调研。

“现场调研才知道，北京郊区的矿山非常简陋，不仅没有办公用房，就在山上打个眼，放上炸药爆破出一个坡就开始挖了。”陈震西还清楚地记得一次到延庆检查私营企业地下矿山，由于条件简陋，他只能拽着麻绳，一点点地溜下井底。

陈震西一天最多爬过七八座山，天黑了就借着车灯的光亮继续检查。经过半年多的实地走访和调研，最终准确掌握了全市非煤矿山的第一手资料。随后需要判定哪些矿山具备安全生产条件，可以发证，哪些企业需要退出，哪些具备整改条件，整改合格后能够达到发证条件。

然而，在整改过程中，陈震西第一次感受了这份工作的“危险”。“一个私营矿主经营着采石、建筑、砂石料等多个行当，但他开的矿山没有经过设计，也没有雇佣正规的技术人员，现场的农民工更是没有经过基本的培训教育，非常容易造成群死群伤事故。”由于矿山本身条件不好，根本不具备整改的条件，因此陈震西要求对方把矿区恢复，对植被恢复，并准备退出工作。

老板却打算给点钱，让这件事翻篇。“我们在深山沟里，你不说的话，就没人知道。”他拍着陈震西的肩膀笑咪咪地说。在遭到拒绝后，返程路上陈震西就接到了老板发来的威胁短信。

“作为北漂，当时内心有种恐惧感，但我知道必须要坚持原则。”通过这次经历，陈震西也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和社会人打交道。“刚开始接触企业主的时候，不太懂方式方法，生硬地拒绝，容易形成对立和冲突。领导和同事教我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、讲道理。”

陈震西学得很快，在之后的



电话沟通中，他改变了说话的态度和方式，对方的态度也在转变。“他不那么横了，开始给我讲他经营中的难处。我也学会站在他的角度考虑，努力让他明白关闭了矿山，就是减少了企业经营的安全风险。”

等到企业主来领取“不予许可决定”时，对方理解了。“确实不用再胆战心惊了，原来每次放炸药就担心，怕出什么事。”老板说。

通过大量的、重复性的现场工作，陈震西摸透矿山工作，业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。最终发证的289家，每一家陈震西都去过两次以上，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，最快地融入工作。“这种方法对年轻的公务员成长是最快的，现在很怀念那时候每天爬山的经历，让我得到了迅速地成长。”陈震西说。

2012年，陈震西被市委组织部和市人力社保局联合选派到基层挂职。在丰台区西罗园街道安全生产管理办工作的两年里，他直面安全生产工作一线。在这里，他体验了和市局完全不同的

工作模式，也学会了如何做通基层群众的工作。

“在基层讲政策往往不如讲道理管用。在市局时，都是先讲政策、再讲道理。到了基层，要先讲道理，道理讲通了，政策自然就通了。”陈震西告诉记者，一次，街道的安全检查员发现一家连锁餐饮店有严重的安全隐患，包括燃气使用不规范、配电线路有问题，不仅如此，就连设计好的安全出口，也被额外增加的3张餐桌堵住了。在检查文书上，态度强硬的店经理拒不签字。

“这家店在街道算人流量大的，一旦出现火灾、爆炸，跑都跑不了，店员也没培训过，都不知道该往哪跑。”听说这家店的经理不配合检查，陈震西立即赶往检查现场。

“你们老检查已经影响我做生意了，客人看着你们一趨趨地来，好像我这不安全似的。”店经理看见陈震西又来检查安全隐患，大声嚷起来，“我们是著名连锁企业，这么多质量体系认证过，我们没问题。”

陈震西没搭话，在现场转了转后，眉头不禁地紧皱起来。在后厨里，整个食品加工区域非常拥挤，转个身都费劲。灶具旁私接了一个烙饼的电器，电源插座

上充着电动车的电瓶、手机等。在用餐区，和检查人员说的一样，安全出口被餐桌椅堵住了。

“表面你是增加了收入，座位多了，设备也多了，但是一旦出现问题，所有的都会化为乌有。你这儿有点风险，那儿有点风险，都加起来你们店的风险就很高了……”陈震西平心静气和店经理坐下来讲起道理。

临走前，他又列出了《安全生产法》的具体条款，讲明店里的情况具体对应的条款和罚则。“你考虑一下吧，但是今天安全通道必须要腾出来。”店经理认真一想，确是这个理儿，痛快答应：“没问题，我这就挪桌子。”

当日下午，这位店经理就来到了街道办事处找陈震西，说想具体咨询一下政策。陈震西拿出了一本《安全生产法》送给他，详细讲解，还把人员密集场所发生过的火灾事故讲了一遍。听完这些，店经理表示马上回去改，并邀请陈震西第二天再去检查。

整改完毕后事情并没有结束，当时街道正在推行小微企业标准化，旨在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的安全性。听说这件事后，那位店经理又找到了陈震西，说要从他的店里开始做标准化建设，还说他已经向集团进行了报告，要做集团的头一份。

陈震西很高兴，经常抽时间到这家店里转转，给对方提供建议。店经理很上心，一番学习后也会自己在店里按照标准查隐患。很快，这家企业在西罗园街道第一批取得了小微企业标准化证书。拿到证书后不出一个月，这位店经理第三次找陈震西跟他辞行。“领导调我去北边做区域经理，管好几个店呢。”对方说。

“解决百姓身边的事，让大家都更加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，这件事太有意义了。”陈震西说，在基层的锻炼，让他的工作更接地气了。“以前研究一项政策，更看重全市应该怎么达到目标，而现在则会重点考虑过程中的使用手段和形式，能不能在基层有效地推进。”

参与信息化建设 实现“互联网+安全”

“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接触的危险化学品有近千种，本市确定的重点危化品就有35种，涉及的生产经营企业2000多家。”陈震西告诉记者，由于危险化学品涉及到公安、消防、交通、质检、环保等部门，在生产、储存、使用、运输、废弃等环节中，每个部门各管一段，因此协调的难度大，很难形成监管的合力。

为解决这个问题，市政府成立了危险化学品集中管理体系协调小组。协调小组的办公室设在市安监局，并由监管三处直接负

责体系建设。已调回市安监局监管三处的陈震西，又承担起危险化学品全流程的监控。

目前，陈震西已在几个方向上开展了试点工作，例如和交通委合作，使用信息化手段，监控危险化学品的运输过程。在装车前，要求司机扫描危险化学品上的电子运单，上边有化学品的名称、剂量等基础信息。到达目的地，下车时还要再次扫描电子运单。“这些基础信息将来要和生产、经营的环节进行比对，进行逐级追溯的。现在已完成了运输环节的试点工作。”通过运输人的几次扫描，陈震西在电脑上就能清楚地看到危险化学品的整个运输路径。

在他的推动下还建设完成了工业气体的管理系统。工业气体都需要钢瓶来盛，试点的每一只钢瓶都有一个单独的二维码，扫描二维码就能看到钢瓶的生产单位、充装的介质、使用年限等基础信息，再通过电子运单的网络，能监控到钢瓶被运到何处。

如今，已经有5万多个钢瓶的信息存储在了系统内，陈震西可以随时了解到这些钢瓶的位置和具体情况。这种管理系统不仅能够让危险化学品的动态尽在掌握，也受到了生产单位的欢迎。已有大型的气体生产单位主动要求加入试点，希望使用这种方式管好自己家的气瓶。

“大的企业气瓶质量都很好，但往往是好的瓶子运出去，再运回来就是不好的瓶子，有一家企业曾跟我说，每年更换瓶子的安全附件就得花费200多万元。”这种方式能让企业知道自己气瓶在哪里，该去找谁要。

这是给非法充装气瓶者的一种打击。陈震西预计，在2018年就会要求所有充装企业的每个气瓶都贴二维码，全部纳入追溯管理系统，逐渐挤压非法企业的生存空间。

试点效果显著，在这个过程中，陈震西付出了许多的努力。从组织召开议事会，邀请各方共同研究保证方案的科学性，再到引入专家考评机制，请信息化专家、业务监管的专家进行研判。他需要承担大量的沟通、协调工作，了解各部门的需求，对信息进行汇总。

接管这项工作的7个月时间里，陈震西到各个委办局调研就达到40多次，召开各种专题会10余次，组织各个委办局领导的会议4次。

“要保证这个平台建设起来，能够良性运转。有了这个平台，就能够确保流入北京市的危险化学品都是可控的。另外，一旦发生事故，能立即知道是什么介质、需要使用什么救援方式去完成。”每当想到这件工作背后的意义，陈震西觉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。